

中国



皇帝皇后

全传

成思远 / 主编

远方出版社



中国皇帝皇后全传

赵桢 曹皇后 高皇后

(上)

成思远 主编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皇帝皇后全传/成思远主编.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06. 11

ISBN 7-80723-146-7

I. 中… II. 成… III. ①皇帝—列传—中国
②皇后—列传—中国 IV. K827=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9581 号

中国皇帝皇后全传

主 编: 成思远

出版发行: 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 01001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北京市施园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 4600 千字

印 张: 518.5

版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2000 套

标准书号: ISBN 7-80723-146-7/I·46

定 价: 2580.00 元(全 100 册)

目录



赵 祯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| 少年天子 | (1) |
| 第二章 | 亲政之始 | (38) |
| 第三章 | 宋与夏辽的和战 | (68) |
| 第四章 | 庆历新政 | (109) |
| 第五章 | 国用维艰 | (168) |

曹皇后 高皇后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| 曹太后 | (187) |
| 第二章 | 高太后 | (197) |



第一章 少年天子

赵
祯

公元1023年3月23日（北宋乾兴元年二月十九日），位于东京大内西北角的延庆宫响起了刺耳的丧钟声，55岁的宋真宗在患病多年之后，终于殡天了。

四天前，病得奄奄一息的真宗皇帝最后一次在寝殿召见大臣们，宰相丁谓小心翼翼地地上前询问：“圣体未和，过于忧伤，但皇太子正当年少……”，真宗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了，只是微微点了点头。丁谓又说道：“皇太子聪明睿智，天命已定，臣等竭力奉之。况皇后制裁于内，万务平允，四方向化。敢有异议，乃是谋危宗社，臣等罪当万死。”听了宰相这番信誓旦旦的表白，真宗脸上浮现出一丝宽慰的笑容。

当时，13岁的皇太子赵祯——未来的仁宗皇帝站立在病榻旁边，眼中闪烁着茫然的目光，他尚未作好御领天下的准备。

真宗皇帝共有六个儿子，赵祯是幼子。长子赵禔、三子赵祗、四子赵祉、五子赵祈皆早亡。次子赵祐为郭皇后所生，曾有立为太子的意思，不料九岁时染病暴亡，被追封为周王，赐谥悼献。仁宗亲政后，为纪念这位从未见过面的同父异母哥哥，追册为皇太子，人称悼献太子。

这样，作为真宗皇帝惟一在世的儿子，皇六子赵祯理所当然地在天禧二年（1018年）九月册立为皇太子，并于两年后真宗患病期间，手执笏板上登资善堂，面南而立，听辅臣参决



国事。所以，当真宗皇帝病入膏肓之际，宰相才有“天命已定”的说法。

大约是因为本朝立国之初，有过兄终弟及的先例，偏巧真宗皇帝去世时，他的弟弟、太宗皇帝最宠爱的第八个儿子赵元俨正值壮年，因而在宋人的一些记述中，盛传“八大王”差一点儿当了皇帝。据这些传言，真宗病危的时候，大臣们叩榻问安，皇上已不能说话，用手指着胸口，又展五指，再出三指，向丁谓等人示意。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被帘外的刘皇后看见了，待大臣们退下，立即派人传谕：刚才官家（宋代宫中对皇帝的称谓）展五指，又出三指，只是说三五日病就会好，别无他意。丁谓等人面面相觑，都不敢出声，喏喏而退。又有一种说法称，真宗病重，八大王以问疾为名，留宿禁中，好几天不肯出来，宰执为此很是发愁。参知政事李迪施计，乘翰林司为八大王送热水的机会，从案上取下一支墨笔，在装满水的金盃中胡搅一气，八大王见送来的是一盃黑水，大惊失色，以为有人下毒，当天就乘马匆匆出宫了。不过，这些传闻后来被考据家判定有杜撰之嫌。南宋史学家李焘指出，根据皇家实录，真宗驾崩之际，八大王赵元俨正在府中养病，是被人扶着前往禁中瞻拜真宗遗容的，并“号泣见太后”，怎么会有趁皇兄病危，赖在皇宫不走的事？那个李迪，尽管足智多谋，但在真宗逝世之前早已被贬出京师了，根本不可能溜回禁中，在为八大王所送的热水中施加手段。

二

仁宗赵祯原名赵受益，生于大中祥符三年（1010年）四月十四日。他的亲生母亲是李宸妃。这件事，直到他23岁那年才知道。

真宗皇帝先后有过三位正式妻子，但都没能给他留下一个



正嫡的儿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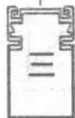
真宗的第一个妻子是宋初名将潘美的女儿。在明清小说中，这是一个喜进枕边之言、干预宋辽战事的女人，实际上，潘氏在真宗做皇帝之前就病故了，仅活了22岁。

成为真宗第一位皇后的是宣威南院使郭守文的次女，淳化四年（993年）真宗即位，郭氏被立为皇后。不幸的是这位待人和善、生活简朴的郭皇后仅比潘氏多活了十年，便在32岁从幸西京的路上染病谢世。谥庄穆，仁宗即位后改谥章穆，史称章穆皇后。郭皇后曾为真宗生下一子，这就是9岁亡故的悼献太子。

郭皇后去世后，真宗不顾众多大臣的反对，将播鼓出身的刘氏立为皇后。

刘皇后不是名门闺秀，而是蜀中女乐。说起来，她的人宫还应感谢一位叫龚美的银匠。据当时人们私下的传闻，真宗在做太子时，听说蜀中女子多才慧，便想找个蜀姬，恰巧龚美因常给官府打造装奩器皿，出入开封府中，身兼开封府尹的太子托他想办法，龚美就将从四川带来的15岁的刘氏悄悄送入东宫。太子大喜，从此宠幸专房。可刘氏生性执拗，把真宗的乳母得罪了。一天，太宗问起乳母：“太子近日容貌瘦瘠，左右有何人？”乳母就把刘氏举报了。太宗下令赶走刘氏，太子无奈，只好暂时安置在王宫指挥使张耆家里。没过多久，太宗晏驾，太子当了皇帝，刘氏召还入宫，景德元年（1004年）选为美人，五年后升修仪，进德妃。郭皇后的去世，使得后宫缺宰，雄心勃勃的刘氏急切盼望能填补这一空缺，考虑到真宗老而无子，东宫虚位，于是她把司寝李氏所生仁宗据为己有，母以子贵，刘氏终于在大中祥符五年（1012年）戴上了皇后的凤冠。

自元明以来，刘皇后偷梁换柱，将仁宗收为己养一事，就盛传民间，经过小说家的不断敷衍夸张，演为一个“狸猫换





太子”的传奇故事。清末成书的《三侠五义》中，开篇即是“设阴谋临产换太子，奋侠义替死救皇娘”，称刘氏、李氏在真宗晚年同时怀孕，为了争当正宫娘娘，工于心计的刘妃串通太监总管郭槐，将李氏所生之子换成了一只剥去皮的狸猫，奏称李妃生下了妖孽，真宗大怒，将李妃打入冷宫，而将同时生子的刘妃立为皇后。后来，刘妃所生之子死了，真宗悲痛欲绝，这时，“八千岁”进宫问安，将自己偷偷收养的李妃生的男婴带给皇上、皇后看。不明真相的真宗见形貌酷似自己，便将其收入宫中，立为太子，由刘氏抚养。刘氏听说太子曾见过李妃，起了疑心，令人将李妃处死，不料被忠心耿耿的奴仆放了。多年以后，微服私访的包公在陈州天齐庙的一眼破窑中巧遇已双目失明的李妃，得知真相。包公忠心侠胆，将李妃接回开封府，禀明圣上，年已成人的仁宗如梦方醒，一面接李氏回宫，一面追查参与迫害李妃之人，当年的刘妃现已升为太后，闻知事发，在宫中自缢而死。

“狸猫换太子”的故事经历代艺人一再传唱，影响甚广。尽管故事情节有许多经不起历史推敲，如李氏是在死时才被封为宸妃的，包公入开封府更是李妃、刘后死后多年之事，斯时，真宗三后的祠庙早已建立，郭后、刘后、李后（即李妃）的地位已昭示天下。但民间传说也并非毫无来历，在说明仁宗身世方面，至少有两点是确凿可信的，那就是，刘皇后只是仁宗的养母，仁宗的生母是被打入冷宫的李宸妃。

李宸妃本是刘氏做妃子时的侍儿，庄重寡言，引起真宗注意，成为司寝，后有孕。一次随真宗出外，玉钗掉在地上，真宗想起弄璋弄瓦之说，心中暗卜：玉钗若是完好，当为生男。命左右取来看，果然完好无损，真宗大喜。可站在一旁的刘氏却恨得直咬牙。待李氏产育之后，立即将其子占为己有。《宋史》称李氏还曾生过一女，生下来就死了，这大概就是民间流传“狸猫换太子”故事的一丝线索。



刘皇后隐瞒仁宗身世长达二十余年，仁宗继承皇位后的最初11年中，他也不知道默处于先皇嫔御中的李顺容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。人们畏惧升为太后的刘氏，无人敢言。直到天圣十年（即明道元年，1032年）李氏终于早刘太后一步病故，时年46岁，太后这才同意将她进位为宸妃，并按皇妃的礼仪安葬；次年刘太后去世，仁宗身世之“谜”方才大白于天下。

三

13岁的赵祯登上了皇位，却没能立即接掌国家大权。按照皇家惯例，他需到成年以后方可垂询国政。所以，与新皇一同登上御榻接受百官朝贺的还有刘太后，遵照先皇遗诏：“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”。这个“权”字虽然有代理的意思，却明白无误地剥夺了皇帝的权力，而将国家大事的裁决权交到了先皇遗孀的手中。朝野上下均明白，这位遗孀不但有着非凡的政治才干，而且具有强烈的权力欲。

次年改元，精于阿谀之道的翰林学士为了迎合新皇登基、太后垂帘的时事，绞尽脑汁拟出了“天圣”二字。后来据拆字家解释，天圣者，二人圣也。

既然有两个圣人唱主角，朝会的章程也需作一些修改。参知政事王曾援引东汉先例，请太后与小皇帝每五日一御承明殿视事，皇帝在左，太后在右。但丁谓提出动议：皇帝只在每月初一、十五见群臣，大事则由太后与皇帝召见辅臣决定，一般事项由内侍雷允恭传奏，宫中批奏。王曾说：“两宫分处，宦官揽权，这是祸端的征兆。”不久，宫内传出太后手书，竟从丁谓所议。

乾兴元年二月二十五日，仁宗与刘太后一同登殿听政，大殿之上，挂起了帷帘。宋王朝开始了第一个垂帘时期。当时谁都没有料到这一时期竟长达十年之久，更没料到新皇登基时的



辅臣班子很快就要作重大调整。

北宋以中书、枢密院分掌政务、军事，并称二府，中书的首脑是宰相和参知政事，枢密院的首脑是枢密使和枢密副使，两府大臣为朝廷领班人物。当时的宰执是：宰相丁谓、冯拯，参知政事任中正、王曾；枢府长贰是：枢密使曹利用，枢密副使钱惟演、张士逊。真宗驾崩之际，召两府进殿，宰执哭得一塌糊涂，刘后却格外冷静，凛然道：“有哭的日子，现在先听处分！”于是按照真宗遗言草拟遗制，由参知政事王曾执笔。当写至淑妃为皇太妃，王曾掷笔，说：“刚才未听到有这一句。”丁谓却说：“遗诏可以改变吗？”在场的人都不敢说话。刘后看到这一幕，虽不说什么，但从此讨厌专横跋扈的丁谓，对王曾的忠直十分赞赏。

四

出生于山西，成长在巴蜀的刘太后，兼具了北方人的刚毅，南方人的精明。这位平民皇后在真宗皇帝在世时，就经常代替体弱多病的丈夫决断国事，不过那时还在幕后；真宗的一纸遗诏将她推到了台前。尽管在她和文武大臣之间尚隔着一道薄薄的帷幕，但她已经感觉那道阻止妇人当权的障碍正在破除，自己的政治才华终于得以施展了。

果然，刚刚进入垂帘时代，满朝文武大臣便感到了来自帷幕之后的灼灼逼人的气焰。

首先令大臣们震惊的是真宗皇帝尚未安葬，他生前的两位重臣——寇准和丁谓，先后治罪被贬。巧的是两人原为政敌，匠心安排的贬所却在一处，一在雷州，一在崖州，均在岭南瘴蛮之地。

两朝元勋寇准的再度被贬，应在大臣们的意料之中。因为这位独断专行的老宰相一向以辅佐赵氏皇室的功臣自居，对刘



氏常常以皇帝的名义决断国政十分不满。天禧三年（1019年），真宗中风，寇准趁机劝真宗传位于太子，经过一番苦口婆心，皇上居然答应下来，只是还未来得及请示皇后。寇准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表，请太子监国。不料事情泄露，刘氏抢先一步，将寇准罢为太子太傅。不久，与寇准关系密切的内侍省都知周怀政铤而走险，乘着二月二日前往后苑的机会，再次请求皇上退位称太上皇，并要求“罢皇后预政”，重新任用寇准。为表示忠心，他掏出一把小刀，将自己的胸脯划得鲜血淋漓。真宗大惊，由此旧病复发。刘氏闻讯，传令拘捕周怀政，又从宫中搜出寇准奏疏，于是以寇、周谋废皇上的罪名，将周怀政处死，而将寇准贬出京师。

乾兴元年（1022年）二月二十九日，也就是刘太后垂帘听政的第五天，下诏贬道州司马寇准为雷州司户参军。这一贬所还是由宰相丁谓圈定的。早年，丁谓经寇准推荐入朝参政，见了寇准就像见到老师一般，极为恭敬。一次在都堂吃饭，汤汁洒在寇准的胡须上，身为副相的丁谓居然站起身来，为寇准擦拭胡子上的污垢，寇准不以为然地说道：“你是参知政事，乃两府大臣，怎么能干出为长官擦拭胡须的事？”丁谓当众受到嘲笑，从此怀恨在心。此次再贬寇准，丁谓一定要出这口恶气。开始王曾认为责罚太重，丁谓凝视着王曾不紧不慢地说：“‘居停主人’恐怕也有些牵连。”原来王曾在寇准初次遭贬时，曾经把自己的宅第借给他住，听了这话，王曾不敢再争下去。知制诰宋绶起草贬斥寇准的制书，丁谓嫌词句不够严厉，亲自添写上“当丑徒干纪之际，属先皇违豫之初，罹此震惊，遂此沈剧。”把真宗病重不治，完全归罪到寇准的头上。

与寇准同日被贬的还有前宰相李迪。李迪为刘太后憎恶，不仅在于他和寇准的关系，更在于他早年对真宗皇帝说的一句话：“刘氏出身寒微，不可母天下。”他还有一件不可饶恕的罪过，一次真宗病得糊里糊涂，对宰相说：“昨夜皇后以下皆



去，刘氏独留朕于宫中。”大家都知道皇上病中疯话，谁也不应，李迪却胆大妄为地提议：“如果是这样，何不以法治之？”过了一会儿，真宗醒悟过来，说道：“没有那么回事。”但刘氏在帷下已听到了李宰相那句大逆不道的话，从此记在心中，因而也将他列在首贬名单之中。

如果说寇准、李迪的远谪尚在大臣们的意料之中，那么不久之后的丁谓被发配到崖州，就太出意外了。

丁谓为真宗朝重臣，任宰相多年，除了皇上，还没听说他怕过谁。仁宗年少即位，有时早朝起不来床，一天，太后派内侍传旨中书，说皇上年幼起晚，恐稽留百官班次，要宰执到太后那里议事。那天丁谓请了病假，只冯拯一人在中书，便说：“候丁谓出厅商议。”丁谓来了后，对太后的主意不以为然，进殿奏道：“臣等止闻今上皇帝传宝受遗，若移大政于他处，则社稷之理不顺，难敢遵禀。”丁谓回到中书，还责备冯拯等人说：“这件事，诸君即时回复，何必要等我回来，可见你们的顾忌太多了。”冯拯在丁谓更衣时对参政鲁宗道说：“他只想自己做周公，让我们去当王莽、董卓。”果然，丁谓自以为是地拒领懿旨，令太后非常恼火。

真宗丧事，丁谓为山陵使，宦官雷允恭为都监。雷允恭仗着太后的势力，十分威风，丁谓逐李迪出京，雷太监出了不少力，二人颇有些交情。雷允恭来到陵下，有人说：“今山陵上百步，可宜子孙。”雷允恭便私自作主改移山陵。并向太后作了汇报。太后说：“这是件大事，怎可轻易改动？”雷允恭说：“使皇帝多子多孙，有何不好？”太后仍不同意，让他与山陵使商量。雷允恭找到了丁谓，丁谓虽知此事不妥，却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。雷允恭回禀太后：“山陵使也无异议。”于是移百步穿穴，不料穴中有石头，挖走了石头，水又冒了上来。

王曾知道了这件事，非常生气，认为擅移山陵不是什么好事，打算单独奏明，又找不到机会。一天，王曾对阁僚说：



“我没有儿子，想过继弟弟的儿子，明日退朝后留下来禀明此事。”第二天王曾果然留下单独禀奏，谁也没起疑心。哪知王曾所奏却是：“丁谓包藏祸心，指使雷允恭擅移皇堂于绝地。”太后大怒，召丁谓前来斥责。丁谓一再为自己辩白，说了半天，一名内侍卷起了帘子，问道：“相公在和谁说话？太后与皇帝早就走了。”丁谓大惊失色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手拿笏板叩头而出。那天辅臣在资善堂用食，忽召大臣议事，独不召丁谓，丁谓心中害怕，请同僚帮着说情。钱惟演说：“当尽力，无大忧也。”冯拯立即瞪了他一眼，钱惟演也就缩回去了。

到了承明殿，太后对众臣说：“丁谓身为宰相，却与宦官雷允恭交通。”接着取出丁谓托雷允恭让后苑工匠制造的金酒器让大家看，又拿出雷允恭求丁谓办事的条子。冯拯奏道：“自先帝升天，政事皆由丁谓与雷允恭同议，号称得旨禁中，臣等莫辨虚实，幸得太后神得其奸。”太后听了更加愤怒，打算严厉治罪。任中正说：“丁谓是先帝顾托大臣，虽有罪，请按律议功。”王曾驳斥道：“丁谓以不忠得罪宗庙，有什么可议的？”于是，丁谓被贬为太子少保，分司西京。按朝廷惯例，贬黜宰相皆降制，太后即令冯拯召中舍人入殿草制，张榜朝堂，布谕天下。不久又在丁谓家搜出他写给尼姑刘德妙的两篇颂，居然题作“混元皇帝赐德妙”。于是再拟重贬。早先贬寇准时，丁谓秉笔，对冯拯说：“欲与窜崖，又再涉鲸波如何？”冯拯不敢说什么，丁谓提笔就写了雷州；这次轮到冯拯秉笔，他对参政鲁宗道说：“鹤相（丁谓绰号）始欲贬寇准于崖州，尝有鲸波之叹，今暂出‘周公’涉鲸波一巡。”于是贬丁谓为崖州司户参军，诸子并勒停。

当初，丁谓贬寇准至雷州，京师人忿忿不平，民间盛传的一句话是：“欲得天下宁，当拔眼中‘丁’；欲得天下好，莫如召寇老。”不过半年，丁谓亦贬崖州，大家都说还是老天爷有眼，这么快就遭到报应了。丁谓被押往远在海南岛的崖州



时，经过雷州，寇准派人送给他一只蒸羊，丁谓想见寇准一面，被寇准拒绝了。寇准的家童闻知丁谓路过，皆要前去报仇，寇准关上宅门，谁也不许出去，直到丁谓走远了才开门。

丁谓犯了一个严重错误，错在低估了刘太后威势及能力。丁谓是靠着鼓吹天书下降取得真宗欢心的，那时真宗东封西祀，广建道观，担心国家财力不够，身为三司使的丁谓却告诉皇上：“大计有余”，使得这场劳民伤财的大闹剧从容开展下去。丁谓则因功登进二府。真宗晚年多病，凡事依赖大臣，自己少有主见，丁谓借机欺下瞒上，排斥异己，甚至交结宦官，专恣骄横。这一切，真宗一直糊里糊涂，但是代夫干政的刘皇后却很清楚。刚刚垂帘的刘氏不会容许臣子肆意侵夺本属于皇家的权力，更不能容忍朝中大臣将她视作软弱可欺的妇道人家。丁谓与雷允恭串通一气，朝臣上奏均由雷允恭转交，而雷允恭每每先交丁谓审批，然后才交给太后，这无疑藐视太后及皇上全权处理国务的权威。刘太后绝不会像真宗那样只关心长寿，不过问政治，对臣子们弄权麻木不仁，她既然受命垂帘，当然要有掌权的样子。从这点出发，丁谓即便在山陵使任上不出事，也躲不过以后别的什么灾祸。

刘太后垂帘未及数月，就将不可一世的首相丁谓贬到崖州，将大太监雷允恭处以极刑。朝廷为之震栗。太后的精明之处还在于，在重贬丁谓的同时，宣布“中外臣僚有与丁谓往来者，一切不问”。要知道丁谓任相多年，朝里朝外想讨好巴结的大有人在，倘若追查到底，不仅牵连众多，闹得人心惶惶，还会使臣子们产生太后心胸狭窄的不良印象。在太后授意下，侍御史方谨言将从丁谓家抄得的所有士大夫书信一把火全烧了，这一手恩威并施，直令所有大臣对先皇之妻又敬又怕。

刘太后接手朝政后的另一项惊人之举，是听从王曾、吕夷简的建议，决定将真宗尊奉为宝的“天书”与先帝一道葬入永定陵中。





真宗在位时，热心于迎“天书”、兴道观，耗尽了国家民力财力，朝廷有识之士均对此极有看法。名相王旦在去世前留下遗言说：“我侍奉皇帝多年，没有别的过错，但不谏天书一节，则是难赎之过。”另位老臣张咏在死前也呈遗表给皇帝，说：“陛下不当造宫观，竭天下之财，伤生民之命。”他要求将蛊惑皇帝东封西祀、广建宫观的丁谓斩首，悬头于国门以谢天下。现在，帮助真宗制造“天书”谎言的丁谓已在贬途之中，刘太后可以顺顺当地解决先朝遗留下来的所谓‘天书’的地位问题了。将‘天书’陪葬，既可消除民间积怨，同时也表示由她临朝的政局会有新的改变。

赵
祯

五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朝野人士愈发意识到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不是一般女人，她的政治才干，自称制之日起就显露无遗。

真宗刚刚下葬，有一天，太后流着眼泪对宰执说：“国家多难，若不是大家同心协力，哪能有今天！现在丧事已毕，卿等可将每个人的子孙及内外亲族的姓名写来，当例外推恩。”两府大臣见太后有如此恩惠，均感激涕零，莫不尽书三族及亲戚姓名呈上。哪知太后得了名单，画成图贴在壁上，每当臣下有拟官之奏，必对图核查，确信不是两府亲戚，方予批准。

刘太后决断有方，对内外左右从未假以颜色。仁宗的叔叔，润王元份（太宗四子）的夫人李氏有一回入宫，提及自己年龄大了，头发掉得太多，请求能像大长公主那样得赐一方帕首护头。刘太后却道：“大长公主是太宗皇帝的女儿，真宗皇帝的妹妹，你能够相比吗？”有侍者见仁宗左右宫嫔簪珥珍丽，也想仿效。太后警告说：“那是皇帝嫔御饰物，你们不能学。”还有一个负责粮草调运的官员从京西来，称仓中有多出的粮食千余斛，自愿运到京师来。刘太后冷笑道：“你认识王





曾、张知白、吕夷简、鲁宗道吗？这四个人，谁是靠多进粮食升的官？”

王曾、张知白、吕夷简、鲁宗道均为太后听政期间提拔的宰相及参知政事，四人才智过人，理政公允，深得太后赏识。

王曾端庄持重，坚持原则，真宗驾崩时，王曾奉命入殿草诏，丁谓大胆提出去掉“太后权军国大事”中的“权”字，王曾道：“皇帝冲年，太后临朝，关系到国家命运，称‘权’犹足示后。”坚持不去。丁谓倒台以后，王曾升为宰相。考虑到仁宗刚即位，缺乏处理国务经验，他一方面提议由大儒孙奭、冯元等人继续在崇政殿为皇帝讲书，另一方面则在每次进见时陈说国家利害。一次仁宗问他：“近来臣僚请对，多求进者。”王曾回答：“愿陛下抑奔竞而崇恬静，庶几有难进易退之人矣。”王曾平居寡言笑，自奉清廉，没人敢以私事登王曾家门。一次，有一个老朋友儿子来家告别，临走时王曾只送了几轴筒纸，打开一看，竟都是从他人书筒上裁剪下来的剩纸。

张知白也是出了名的廉吏。仁宗即位不久，他已是枢密副使，后来又做了宰相，身居显贵，却甘守清贫，只靠薪俸养家糊口，决不接受任何礼赠，史称“慎名器，无毫发私”。死时甚至贫不能葬，太后亲至其家告奠，诏由官府供给送终之具，又请王曾等人共同抚恤其家属。仁宗在张知白病危时曾亲临慰问，见其寝处俭素，也为之动容。

吕夷简是太宗朝名相吕蒙正的侄子。他处事讲原则，有大局观，做人则会谦让，知进退。天圣六年（1028年）二月，张知白病故，王曾推荐吕夷简接替，曹利用推荐张士逊代之，刘太后认为张士逊位吕夷简之上，应升张士逊为次相。王曾说辅相当择才，不当问位，太后觉得有道理，就准备擢吕夷简。当天晚上，两府共同奏事，吕夷简得知要用他为相，对太后说：“张士逊事上最久，且有纯德之美，当先用。”吕夷简这



一番谦让，在仁宗和太后心中留下了极好的印象。一年后，枢密使曹利用因多次忤逆太后被解职，吕夷简名正言顺地当上了宰相，而且一干就是五年。天圣十年（1031年）八月，大内失火，次晨百官早朝，宫门不开，仁宗出御拱宸门，百官拜于楼下，惟独吕夷简不拜，仁宗遣人责怪，吕夷简说道：“宫廷有变，群臣愿见圣上真容。”仁宗挑帘走出，吕夷简这才下拜。仁宗在位期间，吕夷简始终得宠不衰，先后三度入主中书，仁宗在其死后流着泪对群臣说：“有谁能像吕夷简这样忧国忘身啊！”但也有人认为吕夷简并没有达到皇上表彰的那个境界，他之所以始终受宠，全在于他的圆滑世故，善于应变罢了。

鲁宗道为人刚正，遇事敢言，真宗时曾为谏官，凡看不顺眼的人和事必要论列，真宗虽很腻烦，却也无奈，在殿壁上写了“鲁直”二字。太后临朝后，官拜执政的鲁宗道依旧好发议论，当时馆阁中有不少是两府大臣的子弟，鲁宗道却要将他们都轰出去，说：“馆阁育天下英才，岂纨绔子弟得以恩泽处邪？”枢密使曹利用恃权骄横，太后都不直呼其名，但鲁宗道就敢在皇帝面前折损他。由于他务裁侥幸，贵戚人家恨之入骨，拆解他的姓，称其为“鱼头参政”，意指其骨鲠如鱼头一般。鲁宗道死后，礼官初拟谥为“刚简”，后改作“肃简”，人们都说改得不妥，还是“刚”字最体现他的一生。

除了上述四人，不少有为之士在刘太后临朝听政期间都得到任用，如薛奎在天圣元年（1023年）权知开封府，为政严厉，人称“薛出油”，仁宗年幼，不知何指。薛奎告诉小皇帝：“臣但知击奸，从不考虑别人怎样叫我。”太后及仁宗益发敬重他，特擢其为参知政事。再如王曙，其妻是寇准的女儿，寇准遭贬，他也一降再降，但他并不因此就消沉萎靡，依然刚直如故。后来起用做了三任知州，颇有政绩。太后不计前嫌，先是召为御史中丞，既而用为参知政事。王曙信佛，斋居

